

马华文学作品选

6. 小说（战后）

1945—1956

方修编

《马华文学作品选》

出版前言

(一)《马华文学作品选》是一套小型的丛书，全套八册，战前（一九一九——四二）及战后（一九四五——五六）各四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所选的作品，大都是拙著《马华新文学简史》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里面分别提到的，目的在方便这两本小书的读者检阅有关的原始作品。所以这几册小型的选本也可以说是上述的《简史》和《初稿》二书的附编，没有任何创意，也少有新的资料，完全是为了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需要或实用而编辑的。

(二)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期，为了配合“马华新文学史”的教课，我曾先后编了两套大型的马华文学作品的选本，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一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共十册。另一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共四册。后者原定也是十册的，但因书局改组、主持易人、我个人也不再搞教学工作，终于没有全部编完。要说作为《马华新文学简史》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二书的补助读物，这两套大型的选本可能是更理想的。但这两套书本来印数不多，书价一度不太廉宜，不是大多数青少年读者所负担得起的；而且最近坊间存书渐少，已经不易购得了。因而，把《大系》各书重翻一遍，精选一下，出版一套同样属于文学史参考资料性质、书价又比较大众化的小型选本，看来客观上是有需要的。

(三)其实，早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编纂之前，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初吧，我已为世界书局编过一套小本子的选集——《马华新文学选集》（一九一九——四二）。当时打算编出六册：小说二册，诗歌、戏剧、散文、理论批评各一册。后来由于书局方面决定扩大出版计划，改为编纂《大系》，这套小选集仅出了小说、诗歌、戏剧三种四册，便中止了印行。不消说，那几种已印出的小册子，也早就绝版了。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现在的这一套《马华文学作品选》，也可以说是前时的《马华新文学选集》的新版与续编。当然，编选工作是从头来过的，书的内容与体制都不相同了。

(四)本丛书所选录的作品，其写作的时代背景或作者的历史贡献，大多分别在《马华新文学简史》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谈过了。但为了方便读者，新的选本还是特别增加了“作者简介”和“作品简析”两个项目。前者仅就所知介绍了一点作者的生平，后者略述有关作品的一二特点，有时则作几句注解或评说（这里的“简析”其实也还是“简介”的意思）。读者可从这些资料与《简史》及《初稿》二书彼此参照，互为补充，从而增进对于马华文学史实的认识。至于这两个项目的内容的更进一步充实，那是属于作家辞典的编辑人和文学艺术评赏家的专业了。

(五)本丛书的编辑缘起是十分偶然的。最初是我和董总成员李华联先生在新加坡晤面，聊天的时候，提及独中学生统一考试，近年出现过若干关于马华文学的试题，我说这类题目看似容易，其实是很难答的。因为学生们多数只是看了一两册文学史著，没有机会阅读到原始作品，对于作家作品印象不深，那就必然不够资料来做答案。不像中国的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如李杜的诗，韩柳的散文，鲁迅、巴金、老舍、曹禺诸家的小说或戏剧，几乎随时随处可以买到，大家平日多少有了些接触，那么，答起考题来，拉拉扯扯，总会有些话可以说的。因而，马华文学史方面，至少应该有几册原始

作品的选本作为文学史著的补助读物，否则学生恐怕要视这一类的试题为畏途了。我和李先生闲聊的是关于学生的考试问题，所以不觉对于马华文学部分多说了些话，实际上并不曾准备再来做这种对于我来说已经颇感厌倦了的编辑选本的工作。（我个人的计划倒是花三几年的时间来编写一册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星马文学小史）没有想到李先生却把我的意见很快地向董总的有关负责人反映上去，而独中统一课程编委会的执行董事陈清德先生更立刻作出决定，要我来负责这一套选本的编务；其间又派了董总出版小组的爱薇女士出星和我作了一次面谈，初步落实了这个出版计划。爱薇女士也表示出版小组的人员会抓紧排校、印刷等工作，如果交稿方面没有问题，全书八册，肯定可以在二年内陆续出齐。这样一来，我只好搁下个人的写作的小计划，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用来配合董总的这一项印书的安排。因此，如果这套小丛书能够顺利的推出，那可完全要归功于李华联先生的热心的促成，陈清德先生的明快的决断，以及爱薇女士等董总出版小组同人的通力合作，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至于我自己，老牛破车，只能勉力而为，追随诸位干劲十足的壮年人的骥尾而已。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于新加坡

目 次

1. 出版前言	
6. 余哀	林参天
16. 牺牲者的治疗	殷枝阳
22. 爱情的快乐	丘 天
30. 急潮	夏 霖
40. 贼?	刘 冷
50. 飞	韩 萌
68. 中秋	萧 村
76. 捉奸	白 寒
82. 女人的故事	苗 秀
92. 卖卜卜面头手	于沫我

- | | |
|----------------|-----|
| 102. 时代的绊脚石 | 丘絮絮 |
| 116. 马场女神 | 姚紫 |
| 128. 青春曲 | 贺巾 |
| 168. 美妮 | 马亚 |
| 178. 困城 | 谢克 |
| 190. 萌芽 | 麦青 |
| 202. 小城之夜 | 陈全 |
| 218. 挣扎（节选） | 黄山 |
| 234. 娘惹与峇峇（节选） | 方北方 |
| 248. 老袁 | 沙风 |

作者简介

林参天，一署林莽，浙江人。二十年代后期南来，即开始从事写作，先后在南洋商报的《商余杂志》、新国民日报的《瀑布》、星洲日报的《野葩》、《文艺周刊》等园地发表作品。初期多写剧本，其后转向小说。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长篇名著《浓烟》，战后出有短篇集《余哀》及《浓烟》的续篇《热瘴》。

林氏任吉隆坡培才小学校长多年。一九七二年底病故。

作品简析

一九四五年八月星马光复以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紧急法令颁布为止，是战后马华文学演变的第一个时期，称为战后初期。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在取材上有两个基本倾向，其中一个再现沦陷时期的生活。在日本侵略者三年多的血腥统治之下，作家们亲身经历了重重苦难的劫波，耳闻目睹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要控诉，要用艺术的笔触加以忠实的记录。这一篇《余哀》和以下的一两个短篇，都是这类作品。《余哀》中澳洲俘虏反抗日本兵的迫害是比较偶然的事件，但集中营的非人生活以及日军残暴虐杀俘虏的描写，则是沦陷时期普遍的、真实的现象。

林参天

余哀

这件事发生于一九四二年四月间。

这从半山芭去吉隆坡市区，经过监狱的旁边，你仰起头来，向那监狱楼上铁栅看去，便可看见里面塞满了赤膊裸体的白种士兵；有的两手紧握住铁栅呆瞪瞪地向外界凝视；有的在里面挤来挤去，好似鸡笼里的鸡群一般；原来这间监狱已被日军用作俘虏集中营了。这些俘虏，每天早上八点钟左右，从这魔窝里，用军车一车一车地载到莲藕塘去。驶车的日本小兵，挺着胸，昂起头，双手握住舵轮，得意洋洋地，不时地回转头，瞧瞧那车上挤得满满的俘虏。

莲藕塘一间外国汽车公司被日军部改为运输处了。的确，这间公司的器材，在日军这次战争的物力上，尽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间公司的营业，在马来亚，范围很大，所以日军一到马来亚，就把这公司作为军用的对象了。

公司的前面是华人体育场，除了一间西式宏丽建筑物外，便是一片平坦的广场，绿色的细草，像新剪了的头发，短短的整整齐齐，平铺得俨如绿毯子。天气晴朗的时候，强烈的阳光高照之下，草色更显得嫩黄鲜丽。在战前，这里是健儿们理想游玩之地；但是，现在呀，在日军统治之下，已成为一块危险的禁地了。

日军把这里当做运输中心地，无数的车辆，——新的旧

的，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大半场。场的中央，盖着一座日本式的矮棚子，离地三尺来高，远远看去，乌龟似地匍匐在绿毯上。棚子里藏着小小的一桶桶的汽油，——也许是飞机用的挥发油吧？

日本人很是多心，把人民看作强盗一般，处处都要提防。这也莫怪他们，因为这地方住着这么多的中国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呀，他们为了保护运输的安全，便把近马路的一旁围起木栅来。这些白种俘虏，每日早晨被运到这里来，便负起了竖立木栅的责任了。

木栅不甚高，大约是四尺长，五寸正方的木椿，从地面一根一根插入土去围成的；从马来邮报社的一旁，即汽车公司的尽头处，一直向下延长，延到草地的另一端公共汽车站止。

大约有一百多个俘虏，担任这辛苦的工作。他们赤着上身，白白肥肥，蓬着一头红毛，弯着腰，有的用鹤嘴铲挖洞，有的抬木。无情的太阳，似乎在打落水狗，真作恶极了！俘虏们流着满头大汗，在敌人的枪刺监督之下静静地工作着。

“啊，约翰，这种工作我真挨不下去了。”一个比较瘦弱的“小伙计”用一只眼睛斜视着日本小兵的背影，手臂擦着额角大如珠子的汗，摇摇头，低声地跟他的一个同伴说。

这个俘虏体格并不高大，年纪很轻，至多不上二十二岁，他的一对眼珠不时翻来覆去，似乎在打什么心思似的。

他的同伴约翰的年纪比较大，——三十透外了，——生得很文雅，一副和善的面孔，带着长者的心情，安慰他那性情躁急的同伴。

“杰克！我们要挨下去。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敌人的俘虏了，我们已失去了自由。在敌人的铁蹄下，什么都得忍受下去；但是不要绝望，我们的前途还有翻身的日子。”

“哦，约翰，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样的苦。我回想起我在大学的舒适生活，家庭的甜蜜梦境。唉，不是战争，

我为什么要从澳洲到这里来受苦呢？”他的心中有点愤愤不平了。

“战争是可诅咒的。它不知破坏了几多和平人们的幸福。我在锡尼开了一间药房，自己行医，生活过得很不错。啊！我想起我的娇妻，我忆起我的爱女，我心里好像刀割一般！我离开甜蜜的家庭，赶上前线，现在做了俘虏。”他闭着眼，仰起头，好像在祈祷。

杰克低下头，双手握着铲柄，他偷偷地瞧瞧约翰，居然成了这么一副尴尬的形状；他想到礼貌是虚伪的幌子，不过是绅士们在交际场中点点缀缀的。像约翰平时穿硬颈带，西装革履，神气十足，但是今日呀，今日却是短裤赤膊，蓬首垢面，不但是约翰，就是这里成百的白种人何尝不是？

铁铁铁！汽车公司的日军岗亭打着汽车的铁轮，（这声音很浊，令人听了生厌，）已经是开饭的时候了。

“吓！”两个哨兵背起枪，向岗亭中间坐着的日本兵头高呼了一声，鞠了一个躬，回转身，开着正步向屋外走来，和门口两个换岗。

俘虏们知道这是休息的时候了，大家放下木头和工具，拖着沉重而疲惫的双脚，在路旁的草地坐了下来。有的疲乏得把头俯在膝上打瞌睡，有的紧抱着膝缩做一团，有的抽烟，有的吃香蕉。……

过了一会儿，几个日兵抬出了两大桶食物——菜汤和糙米饭，还有几个是提篮子的，里面装着筷子和碗匙。他们走到俘虏旁边，把食物分给他们，每人一杓饭，一杓汤和菜，盛在碗里，分给俘虏，有时候不够了，就用香烟罐和牛奶罐。杰克接过饭菜，皱起眉头，不知怎样对付这东西？约翰接了，吃了一口，喉管好似塞着一般，吞嚥不下去。他想这东方的饭菜，和西方的牛油麦包，真大有不同的滋味。

中国俗语有句话说“饥不择食”。这是一句从生活体验出来的名言。日本的饭菜本来就不好吃，何况这是给俘虏吃

的？这些虽是最坏的食物，然而到底都被吃得精光了。约翰和杰克吃完饭，把碗筷放在一旁，约翰取出一排香蕉，摘下二只，递给杰克。

杰克接过香蕉，道了谢，说：“你真是医生！还准备餐后的生果。”

约翰的脸上掠过了一层微微的笑容，故意点了二下头。

杰克剥去香蕉皮，一口咬了大半条，鼓胀着两颊，两眼又在眨个不停。刚巧那个监视俘虏的日本小兵来到面前，他歪过头，瞧瞧杰克，嘴角露出微笑，虽然他的态度还很严肃，挺着胸膛，装模作样，向前行去。

杰克用手肘碰碰约翰大腿，耳语说：

“你看那东西多么神气！他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整日鞠躬行礼。”

约翰细声地说：“什么都装得像，但是外貌不扬，这又有什么法子？日本是个狂莽的民族，这民族总有一天被人们踩在脚下的。”

“坏就坏在做日本的俘虏。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命苦？”杰克说。

“不要太兴奋，”约翰说：“我们不会白白地投降日本的。我们的帝国也不会被敌国征服的。”

约翰说得很自信，然而他觉得现在确是日本的俘虏。他长吁了一口气闭上双眼休息。

铁铁铁！那讨厌的声音又响了。场边的俘虏又立起重新工作了。

第二天早上，约翰和杰克被载到马来邮报社的左边的一间公司前面场上做苦工。战前，这是英意合资商办的汽车公司，日军来了，公司职员撤退，留下这座空屋子给敌人做汽油堆栈。屋子堆满了，就堆到屋外的空场上。空场的左侧，整整齐齐地排列一行行大桶的汽油，一眼看去，好像锯成的树干。谁也不知道它们的数目，谁也不敢数一下。汽油的周

围，围着有刺的铁线，约翰和杰克在一个日兵监督之下，把汽油从屋前推过左侧去，那铁桶骨碌碌地滚，发出隆隆的浊音。杰克和约翰一连推了几桶，伸一伸腰，约翰大概有点累吧，打了一个呵欠伸了一个懒腰，停着休息一下。杰克因为精神上打击得太厉害，对于这种工作不但不感兴趣，反而对日人的敌意更加强烈。他的额上的汗，身上的汗，像瀑布一般流出来，他想用衣袖去揩，却又是赤膊的，他的性子更烦躁了，不自觉得骂了一句不雅的话。日兵虽然不懂英语，心里却也了解十之八九。他冷笑地看着他，这冷笑是很难受的，尤其在杰克看来，简直是向他进攻。他想向敌人挑战，然而这怎么可能？敌人有武器，自己双手空空，不但自己没有武器，连衣都没有穿。他顽强地呆站着，不肯立刻去做工。

日兵看见杰克的傲慢态度，已经不大高兴，而且又站着不工作，显然是一种挑战的行为。他大步行前去，手指着油桶“咕噜咕噜”，说着满口日本语。杰克不知他说些什么，心里却也明白，低着头，弓着背，推着油桶一直行。

说也奇怪，这日兵也是昨日监工的兵士。他是个富于武士道思想的日本人，自夸自大，目中无人。在他看来，白种人虽说是“天之骄子”，只好替日本人做做苦役的。他想起在天津检查欧籍士女，迫令他们在群众之前脱掉衫裤，赤裸裸的站着。在他看来，今日如此优待敌人，有吃有住，已经可说是太仁慈了。

他走到杰克身旁，提起一只脚，狠狠地向汽油桶一踢，汽油桶怕痛似的，发着抖，赶快向前跑去了。

“别！”的一声，杰克拿起右手，摸摸右脸，面颊好似火烧一般的刺痛。他醒了过来，明白了自己被侮辱了，他的火性大发，偷偷地，用尽平生气力，一拳打过去。这一拳打得准极了！不上不下，刚刚打到日兵的下巴。日兵摇了一摇头，眼睛一黑，向后退了几步；一会儿，他站定了，提起枪托向杰克背部狠命地打下去，杰克闪过一边，枪托打空了，

杰克一跳前去，一手抓住日本兵的领口，在他的腰又打了两拳。

约翰知道杰克闯了祸，连忙冲上前去劝解。

“杰克！杰克！”他颤抖着声调说，“不要动武！我们是俘虏！你要吃亏的！”

杰克一被他提醒，松了手，日兵即忙拔出手枪指着杰克胸口，厉声说：

“你敢再来？我一枪结果了你的生命！”

于是杰克约翰都高高地举起了手。

日兵回转头“咕噜咕噜”，向他的同伴求救了。

不久，屋内跑出三四个武装的日兵。

约翰明白大祸到了，杰克的性命怕这时也要完了。他咬着打寒噤的牙齿，两目瞪瞪地看他的同伴受最厉害的苦难了。

杰克并不示弱，气愤愤地站着怒目睨视着日兵。他心里还想反抗，然而四五把枪一齐指着，此刻，他又觉得自己像被擒的猛兽了。

“放下手！”一个日兵厉声说。

杰克放下手来。

第二个日兵一冲前去，两手紧围在杰克两手垂着的腰部，于是托枪，拳脚一齐打过来，杰克顿时昏迷过去，跌倒地上。那个被他打过的日兵，走进屋内，取出一条铁条，向杰克手脚，以及全身狠狠地打，打，打，……这时听不到杰克凄惨的呼叫。杰克身子扭作一团，睡在地上，好像一只被击毙的猛兽。

日本兵看看这个俘虏已不中用了，实在的，在日人看来，俘虏简直不是人，杀死俘虏，好像杀死一条野狗。

约翰流着泪，悲叫着，他请求他们不要杀死他。

他们向约翰看看，再向那躺在地上的杰克看看，满足了，于是哈哈大笑了。

半点钟后，胜利者踏着大步，一齐向屋内去了。约翰俯

下头，用着怜悯的眼光，看着杰克。他跪下地去，小心地摸着杰克的额角和胸口，幸而杰克没有死。他轻轻地扶起他，手臂环抱着他的腰部，低声地问：

“杰！你觉得怎么样？”

约翰哭了，呜咽得很伤心；他的热泪从眼眶迸流出，一粒粒滴在杰克的面上，身上以及心内！他哭得连头都仰不起来。

这莫怪他这么伤心的。任何人看了杰克悲惨的遭遇，都会发生同情而怜悯他。

杰克这时已换了一副面孔了，他满面满身都是鲜血淋漓的，头上有血，鼻孔有血，眼睛有血，口角也有血……

屋内走出一个“野兽”了，他用狰狞的面目，斜视着那两个俘虏，面上露出狞笑。

约翰招招手，请求他给他一碗水。

日兵跑了前去，看他还未绝气，点点头，又向他的同伴叫了。

三四个日兵又跑了出来，举起刺刀向杰克刺去；约翰摇摇手哀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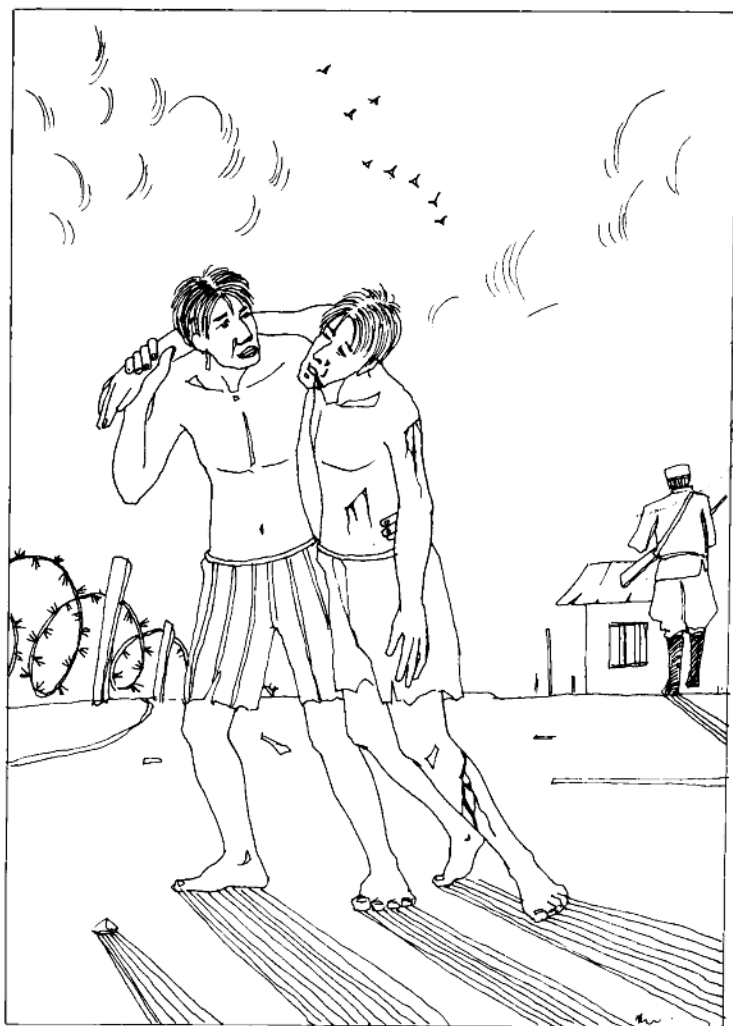
“啊！看上帝的面，饶了他吧！”

然而他们并不想杀死他。他们知道侮辱“皇军”的俘虏须经过军事法庭判决的。于是他们去驶了一辆军车，三四个人把杰克抬起来，碰的一声，丢在车内驶去了。

三天之后的一个黄昏，太阳斜挂在西方的天边，无精打彩地，像入了暮年的人，衰老欲坠了。监狱的大黑门，呀的一声开了半边，一辆绿色的军车慢慢地从里面驶出，车夫仍是一个日本小兵，没有笑容，态度有点严肃。车向右一转，驶到三岔路口，停了一会，然后再向右转去。这条路原是要去半山芭的，由此可通到蕉赖四条石教会的坟山。车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具用板皮钉的白木棺材，车尾站着一位白种人，蓬松着红头发，垂着头，满面泪痕，不时地瞅在面前的

那具棺材。这人便是约翰，当然，棺材里面的的是被屠杀的杰克了。

一九四七·三·二七
(载《余哀》)



“杰！你觉得怎么样？”

作者简介

殷枝阳，即战前《八九百个》、《弗琅工》等名篇的作者乳婴（见本丛书小说集·战前）。战后初期改用周容笔名撰写理论批评，为“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论争的主角之一，但偶尔还有若干短篇小说在报刊上发表，没有完全放弃文艺创作的老本行。闻金枝芒为其原名，苏州人，已于一九八八年一月逝世。

作品简析

《牺牲者的治疗》写一个在日本侵略者的监狱里熬受了四五个月的酷刑、被凌虐得皮破肉烂、不成人形了的抗日青年，拒绝医生替他敷药疗伤，减轻痛楚。他告诉医生，他已判处死刑，明天就要押赴刑场，现在只剩下一夕的生命，还挨得过去，不需日本人来耍这种宗教上的玩意儿。他要医生把那一包日本院长特别配给他的好药膏留下来疗治其他的囚犯，因为鬼子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其他难友还有活着出狱的机会。——作者在短短的三几千字的篇幅之内，把一个在沦陷时期艰苦战斗、勇于舍生取义的抗日志士的形象，刻画得十分丰满。